

法鼓校慶 普門游心

◎陳惠秋（校園記者／佛教學系學士班）

一年一度的校慶在全校師生們的引頸企盼下，於4月8日展開一系列的活動。活動從早上「球類運動聯誼賽」展開序幕，教職員、學生、校友與金山羽球會一同參與，參賽者皆以運動精神互相切磋球技。下午有咖啡達人分享「五乘共法咖啡養生宴」以及「禪心畫韻」國畫師生聯展。此外，來自友善的在地金山美食和手做DIY體驗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愛與熱烈回響。而悅音社輕快的旋律演唱同樣博得同學們熱情的掌聲鼓勵。

校慶典禮在魄鼓社迎賓表演鼓聲中揭開。學校為感念前學群長陳伯璋老師對本校長期的奉獻與服務，特別頒予榮譽教授的殊榮。陳教授致詞時分享當年在花蓮師院擔任校長期間，聖嚴師父親自前往花蓮為他授證三皈依，令他永生難忘。也因為感念與師父這份殊緣，對於法鼓學校他投以長期的護持與關懷。頒授典禮結束後，進行「校友會獎學金」與「校園之美攝影、短文、影片展」頒獎。今年報名的作品相當踴躍，參賽者以心靈環保視野，透過影像、文字讓大家體會自然、人文、景觀的校園之美哉！

當天最後一個壓軸節目是「普門游心」。由南管音樂家王心心帶領「心心南管樂坊」，演出普門禪音。



▲南管音樂家王心心（中）、心心南管樂坊與本校同學一同表演，為校慶獻上祝福。

《妙法蓮華經》中《普門品》與《觀音菩薩讚》的經文大家耳熟能詳，但是王心心老師將此最熟悉的經文注入藝術詮釋，以簫、琵琶及三弦琴三種樂器，加上同學們的和聲唱誦，令在場聆聽的觀眾有無比的震撼與攝受。願洗滌塵世的煩勞，療癒撫慰眾生的苦痛不安。最後就在這場心靈饗宴的謝幕掌聲中圓滿了今天的校慶活動。



▲與會學者們於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合影。

千里相聚 世界公益學論壇在台舉辦

◎戴偉哲（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1月13日「2018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暨世界公益學論壇」在兩岸四地圓滿落幕。主辦單位法鼓文理學院與政治大學社科院，成功創造出溫馨務實的社企分享論壇風格，讓與會者有一場別開生面的公益思想與實務經驗的對話與交流。

本次論壇承襲第一屆於大陸清華大學舉辦的精神，共邀請了兩岸、香港、新加坡等公益慈善領域的50多位知名學者和公益界的實踐領袖出席，與會人數共達200多人。主場地為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並於本校進行首日的禪修體驗。

本次論壇共有34位學者登台發表學術觀點與評論，17位公益領袖分享實務案例，分三個場地進行，主題圍繞在社會價值與社會影響力、公益慈善與第三部門、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三大主題展開研討。

由本校校長惠敏法師以「心靈環保與社會價值」為題發表演講，他引釋日本京都一處銘文中「照千一隅此為國寶」的一句話，強調公益的本質在於守一隅照千里，淨化心靈，利他益民。人社學群長楊蓓老師擔任第一位學者評論，其發表「心淨國土淨」後點出：「公益平台是所有組織中最為複雜的，應先承認自己有私慾，但也有理想，比例要拿捏清楚，才能全心投入；同時佛教的社會責任，也能夠真正的發揮出來。」

此外，本次論壇首日於本校安排禪文化與禪修體驗，讓參與的國際與大陸學者們留下深刻印象。由法鼓山傳燈院監院常襄法師帶領打坐及本校禪文化研修中心主任果鏡法師指導茶禪，使來賓體驗從忙碌社會工作回歸當下，進而從自身的覺察，重新發覺從事社會企業工作的意義與價值。

佛教東亞文化研修 開拓研究視野

本校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論壇及廣州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2018『佛教與東亞文化』國際寒期研修班暨禪學國際研討會」，於1月13-21日舉行。

「佛教東亞文化研修班」暨國際佛教研討會從2008年開始，至今舉辦過10屆。過去都藉大陸佛教名山名剎舉辦。在一次西班牙的國際佛學會議上我邀請主辦人陳金華教授考慮在本校舉辦這個活動，於是2016年底與2018年初連續在本校舉辦兩屆佛教與東亞寒期研修班。每屆平均有近120位來自國內外20餘所大學的佛教領域相關研究生與青年學者參加，由三位來自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一流學府國際知名教授授課，以及多位兩岸華人教授就漢傳佛教相關主題演講。而今年在研修班之外更加上國際禪學研討會，共30位國內外禪學學者參加。此「研修班」學員至今已經有超過50位畢業後在大學任教，並且介紹自己的研究生參加這個「研修班」。這個結合培養優秀青年佛教研究人才以及促進國際漢傳佛教研究交流的平台在規模與影響力上是國際佛教學術界空前之舉。參與此平台的學者教授幾乎囊括了目前國際上漢傳佛教研究最重要的優秀學者。如果每年的「寒期研修班」可以持續在本校舉行，對於佛教學系的教研發展有以下重要的益處：

一、開拓本校佛教學系在佛學研究以及佛教高校教育的國際知名度，使本校在世界佛教教育領域有一定的貢獻和重要的角色，從而也能吸引優秀的國際青年學生來本校就讀或短期交流。

二、提供本校佛教學系教師與國際知名佛教學者交流或進一步的合作平台，讓本校佛教教研資源更能被國際佛教學界所認識與肯定。

三、本校佛教學系學生有機會在國際重要佛教學者課堂上學習，開拓自身的學習與研究視角，並可透過與「研修班」的國際學員建立交流與相互學習的國際網路。

◎鄧偉仁（國際事務組組長）



▲多位重量級佛教學者齊聚，為各國學員授課與交流，開拓佛學研究視野。

禪法與腦科學 密大講課

敝人應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邀請，預計於2018年4月初，到該系講課、交流與公開演講。講課是安排在Dr. Benjamin Brose的「禪：歷史、文化與批評」(Zen: History, Culture and Critique)的課堂中，將以敝人自身學習「禪法與腦科學」之如下心得為講課綱要。

在1980年代之後，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整合為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人類如何思考的科學，涉及心智運作的結構與歷程之各種主題。佛教中，

比較類似認知心理學是奠基於《瑜伽師地論》之唯識學，兩方面對話的議題也是我的研究夢想之一，因此法鼓佛學院於2007年曾邀請國際著名的神經學家詹姆士·奧斯汀(James H. Austin)教授，以「禪與腦」為題演說。1974年，他接觸日本小堀松年禪師，而走上禪修之路。1998年出版有關禪宗與腦神經科學的書*Zen and the Brain*。2010再次邀請奧斯汀教授演講他的大作*Selfless Insight: Zen and the Meditative Transformations*

of Consciousness (2009)，以及此相關著作*Meditating Selflessly: Practical Neural Zen* (2010)。

奧斯汀教授認為：禪修者之「自我中心」的活動相對於「他者中心」的活動，變化比較小，在某些機緣，可能是腦部之網狀核等部位抑制了情緒性「自我中心」之視丘到皮質的共振活動，自我中心的活動大幅降低，引發禪宗

所謂的「見性」經驗。此時，感官雖然對外界的反應仍然敏銳，但是「本體感覺」「不作登錄」，主格的「我」消融之時，可從「時間」的壓力中解脫。受格的「我」消融之時，則無有恐懼。所有格代名詞的「我」消融之時，可消除自他分別，體悟萬法平等一體。願以此與大家共勉之。



▲在和煦的陽光下，師生來賓於會後合影，溫暖而充實。

金山生態社區發想

◎釋常持(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已堂堂邁入第三年的全校共同必修課程「心靈環保講座」，本學年度的課程，在歷經九場學者專家的講座與期間同學們的研究、討論、田野調查後，於2018年1月15日上午，在三組報告代表——甲組賴玉梅、乙組常持法師、丙組張印佳生動精采的「金山生態社區發想」期末呈現後，為本學期的學習劃下圓滿的句點。當日現場除指導及參與的校長惠敏法師等師生八十餘人外，亦邀請這期間曾參與指導的金山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郭慶霖老師、新北市金山區豐漁社區發展協會鄭惠啟總幹事等貴賓蒞臨現場，一同分享豐碩的學習成果。

本課程係基於創辦人聖嚴法師期許學校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成為「善良動能的發源地，可為我們的社會培育出更多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故在諸多因緣的聚合而成就此全校共同必修課程。今年度的課程中，校方除安排校長惠敏法師、鄧偉仁、辜琮瑜老師

等分別從佛法的觀點來談論「心靈環保」的觀念外，另邀請了王本壯教授、李光中教授、蔡必焜教授等有關社區營造方面的專家，及實務經驗豐富的主婦聯盟理事黃淑德女士、幸福果食創意長廖誌汶先生來為同學們授課。

各組同學們將所習得有關「心靈環保」等觀念及方法，藉由金山區重和里、三界里、豐魚里等三個社區人文地產景的實際了解、訪問、調查，分別提出「迎接重和里『心』曙光」、「好心·好世界——金山三界里生態社群發想」、「豐魚里之步步淨土」等生態社區發想，表達出師生對在地認同、在地參與、在地關懷的目的。而各組的呈現，除了以豐富精采的照片、圖片、文字來為漸趨沒落的農村聚落提出新生的發想計畫外，乙組同學們更別出心裁的以影片的方式將三界里的自然及人文之美，印象鮮明地呈現在所有與會者前，圓滿這場豐富的心靈饗宴。

四部早期禪宗文獻的數位重訂

◎張伯雍(中國佛教史人物關係網絡化專案助理)

歷經四年，四部敦煌文獻的數位重訂終於出版了。

本書書題：《早期禪宗文獻四部》，副標為：《以TEI數位標記重訂敦煌寫卷——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修心要論、觀心論》。為何本書要特別強調「TEI數位標記重訂」呢？本書作者馬德偉(Marcus Bingenheimer)與我在法鼓結識並合作十餘年，便一直是以TEI標記為工具，整理佛教文獻。此次的出版便是驗證TEI-xml檔案在編輯紙本書籍上的應用，故在副標上強調。

本書分為三冊印行。第一冊為摹寫本，第二冊為對照與點注本，第三冊為抄經本。除第三冊純為影像檔之外，第一、二冊均由同一TEI-xml檔轉換而來，這樣的好處是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的改變都可以在兩冊之中同時顯現出來，不勞分頭修改。其次，檔案亦較兩頭分書為小。本書TEI-xml檔已儲存於<https://zenodo.org/record/1133490#.Wob6uhubIU>，讀者可自行下載利用，引用時僅需言明即可。

除了數位標記之外，摹寫本的重頭工作就是造字。計畫之

初原無造字的打算，但因古字甚多，鑒於自身學力不逮，不敢妄測，還是依樣畫字，以求存真。計造2,660字，以svg、ai、png檔各存一份。

對照與點注本中將古字先轉換為今字，再加上新式標點符號、注解，且把不同寫卷中相同的段落並列在一起，以便對照研讀。這樣的做法日本曾有人嘗試過，本書又略加調整，讓對照更為省力。原本也未計劃加注解，但對於文義晦澀處的標點如何自圓其說，後來認為有其必要。所以本書的注解，大多以釋文為重。至於整篇的宗旨、教義則略過。

整體而言，計劃之初所預定的目標都已達成，算是成功的專案。至於馬老師與我，亦希望藉由本書宣達TEI-xml是文獻整理的有利工具。



▲《早期禪宗文獻四部》一套三冊，於今年1月出版。

2018年

生命美學研習營——心·遊記

從0°到360°的冒險，如何在困難重重的關卡中衝鋒陷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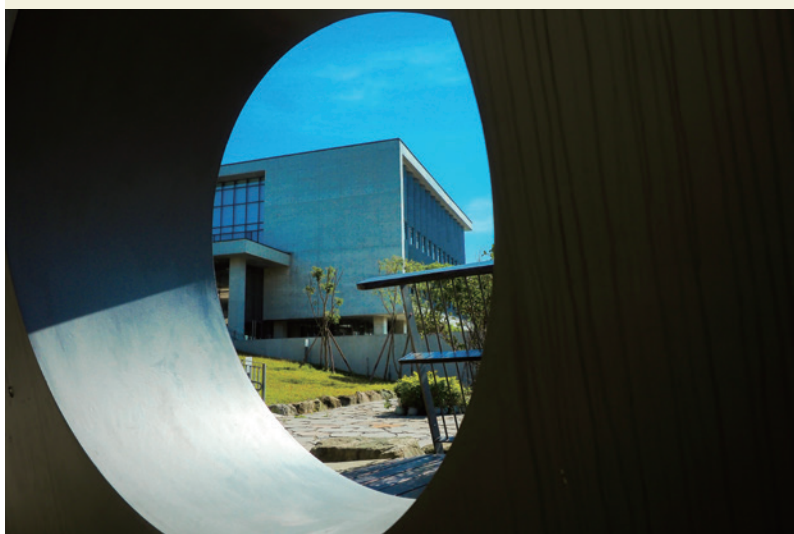
The key is in your heart.

想像的心又是如何？需求與逃避是一體兩面，你認識自己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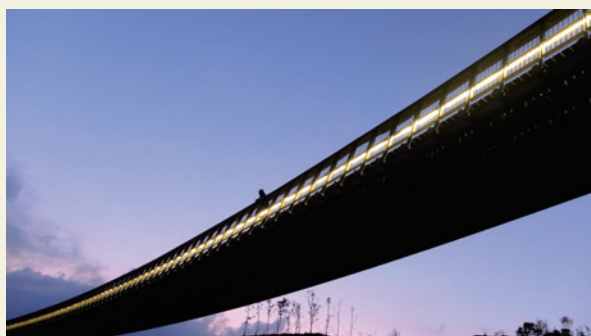
挑戰覺醒，玩味探索，超越觀點，看見本然的世界——心·遊記

- 營隊日期：7/6(五)~7/10(二)
- 熱烈招募：15~19歲高中生(含國三升高一)
- 同步招募：小隊輔(19歲以上)、營隊義工(年齡不拘)
- 培訓營日期：7/4(三)~7/6(五)
- 連絡電話：02-24980707轉2372、2242
- 報名網址：<http://www.dila.edu.tw/node/13431>
- 主辦單位：法鼓文理學院
-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法鼓山青年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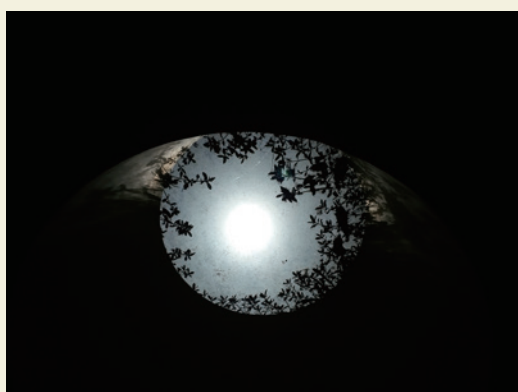
攝影組



▲ 第一名
圓景緣景
／徐浩雲



▶ 第二名
一切眾生！皆具
如來智慧德相
／釋常鐸



▶ 第三名
正法眼藏
／黃婉亭



▲ 佳作
象由心生
／楊琍愉



▲ 佳作
光之力量
／孫承梅

◀ 佳作
諧力
／吳佩蓉

影片組

影片大賞作品請見：http://greatvow.dila.edu.tw/?page_id=1832

2018 校園之美

心靈環保心視野：走出小宇宙，融入大世界

短文組

第一名：傘的旅行／陳惠秋

我是一支校園愛心傘，沒有華麗的外表也無固定的住所。不管晴天或是雨天；夏天或是冬天，暑假或是寒假，朝朝暮暮迎新送舊，整個校區都是我活動的範圍。所以對於校園的一草一木、光影景色的變化、人物校舍的更迭等，我都與大家一起體驗走過。

特別是在下雨天我的流動率更加頻繁，從法印到大殿，再從齋堂到綜合大樓，經行慢步法印溪畔、禪悅書苑、大願橋、教室、學生餐廳。只要將我握在手中，不論您是誰當下都是我遮蔽護佑的菩薩。即使陽光普照的好天氣，我也能與持傘者凝視雙面觀音之美；仰視大冠鳩翱翔盤旋於空中的雄偉英姿。颱風季節觀看風雲變化莫測，雨過天晴出現的美麗彩虹與霓！還常常有人將我帶到海天一色俯瞰蔚藍海中的燭嶼雙台，這些數不盡道不完的校園之美，點點滴滴無不收藏在我的傘內…

雖然我沒有固定的主人，雖然沒有固定的主人，隨順當下的因緣四處旅行，但我好幸福！

第二名：雲裡來，雨裡去／釋傳持

我打緩坡上的林蔭走過，
緩步經行，
踏在青石小徑，這一回，我們雲裡來，
雨裡去！
遙望對面山頭，
閒雲流水，唯獨一縷青絲鉤留。
點點微雨、且走且停，何妨吟嘯徐行，安步當車；
陣陣寒風、穿林打葉，何不坐看雲起、望峰息心。
出入於如雲、如水般的校園，
心平如臺、如鏡般，寂然常照，
雲收雨歇、踏穩步伐，這一回，我們雲裡來，雨裡去！

第三名：大願·我願／林玉芬

傍晚，餘霞，沒有人的時刻，獨自走上大願橋。
橋下有水，橋上只有我，前方是文理學院，安安靜靜，沒有人聲。
這是專屬於我的片面時空。
靜寂，靜極。
大殿中，佛菩薩斂眉慈祥觀視的畫面，深深烙印腦海，禮佛後的心，安定和緩，於是，一路行來，經過小巨蛋，經過揚生館，走向前方。

有時我會懷疑，山上居住的「大家」都到哪兒了？坐在階梯想著心事，風涼蟲鳴，浮雲游動，有些灰暗有些光芒，天廣地闊，建築物安然矗立，何來有誰誰有自己？

願心一步步，行願一步步，風行一步步，說的是禪想的是佛行的是誰？此刻，坐在這兒的真是我，抑或者，從來不曾有我，眼前也不存在。

重新踏回大願橋，咖啡色木頭溫潤，扶橋看橋，彎月型的依傍，揣想因緣福報能到此讀書的學生，是否也感受山巔朗朗風月，覺受清楚的自己？

騰躍的思緒抽離，當時當刻，沒有別人，只有虛妄的我。

校友園地

出世入世 菩提為本

◎釋常妙（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忽悠悠地，自2009法鼓佛學院畢業，至今已近10年了。一期一會的輾轉人世，有多少個十年能予我們蹉跎。有幸接觸佛門，是多生修來的福慧，都說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因著對佛法的嚮往，踏入法鼓，方知佛法如寶山，經論智慧如大海，而生活卻是修行的最佳道場。細數這些年來從紅塵以至出家，從往返法鼓求學與醫院校園間奔波，著實是跌跌撞撞，唯一慶幸的是還緊守著對佛法的信心與願心。多年後，再回母校，回顧這多年的點點

滴滴，卻是心性處滅，言語道斷。

畢業後，因緣成熟，披剃出家。爾後，才是考驗的開始，因原職醫師與菩薩道不相違背，所以我選擇了醫院為執事的道場，在任職的血液腫瘤科服務，一樣的醫療工作，不一樣的是自己的心態和心境。過去，曾想過就此離開醫界，繞了一圈，方知，工作與修行並無互礙。世俗的環境，對一襲僧衣的我，無疑是一大考驗！五濁中的清淨原在內心，孤身於紛擾的社會，凡事六度波羅蜜，忍辱為上首。為了自己能

有更好的醫學專業服務眾生，毅然地又報考了陽明大學的傳統醫藥研究所。老實說，還真沒想到出了家，才又開始得鑽研書海……法門無量誓願學，只是這一回，心定了，也深深地覺得，若能以一己之專業服務眾生，亦不失為對三寶佛法的奉獻，而專業領域的訓練更讓我體會佛法是科學的，無上甚深的。於是乎，過去對深入醫學猶豫不決的我，進而受訓取得了腫瘤及血液專科，



及傳統醫藥的博士學位。這些年，也曾沒日沒夜的工作，看診、唸書、空檔中讀經。也曾自問這樣的修行好嗎？也

曾希望自己所處的是幽靜的山林道場。但數年的拉鋸，終於明白，各人的因緣不同，學習在不同的境緣中自處，也是藉事練心，銷

磨自我的稜角。修行路上，本有各種境界，也像一盒巧克力般，藏著不同的驚喜。去年轉戰教職，又是另一紅塵執事。佛法在人間，不離世間覺。而一路走來，得感謝我的老菩薩成就我，所接觸的患者示現菩薩相點醒我生命苦短，及菩提道上所遇的善知識們給予的支持鼓勵。亦深深感受自己在修行一路上的稚嫩與粗淺，更祈願自己初心不忘，堅定始終，道心第一。

4 Towards a More Global Choral Curriculum

by Reed Criddle (Utah Valley University)

It has been my honor to visit Dharma Drum Mountain for three weeks to study liturgical chanting. My intention is to collect and transcribe chants that I might share with choral conductors in the West so that they might be shared with audiences worldwide. My special thanks to Professor Teng Weijen and Venerables Guo Kai and Yan Xing for their dedication and enthusiasm for this research.

My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s two-pronged. On one side, I am a music educator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or, composer, and arranger. With a doctorate degree and master's degree in Conduc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the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respectively, I regularly enjoy performing choral music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th my students at Utah Valley University. In this educational realm, I strive to expose students to music of all religious traditions. My conundrum i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published sacred

repertoire for choirs is Christian. In a time when globalization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s increasingly at the heart of artistic pedagogy, the curriculum for Western music ensembles remains restricted by a lack of access to non-Christian music.

My second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ith a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I have worked as a translator at Peking University, as a teache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Asian-American children, and as a guest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In this realm, I have translated ancient Chinese texts into English and feel compelled to dig more deeply into the textual treasure trove of Buddhist sutras and liturgies to bring their teachings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estern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Buddhism.

As a result of my dual training,



▲ Reed Criddle at DDM Wish-Fulfilling Guanyin Hall.

I often find overlap that brings a synergetic richness to my life experiences. Every time I arrange a Chinese folksong for my university choirs to perform or teach them how to pronounce the diction of a Chinese tune, I feel that I am giving them insight into a culture that most of them will otherwise know only superficially. And now, as I research Buddhist chant in Taiwan as a U.S. Fulbright Scholar, my intellectual mind and

my spiritual soul are expanded in new and exciting ways.

A few questions central to my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intended outcomes: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ul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s there spiritual power inherent in the melodies of liturgical chant? Might it be appropriate in a Buddhist context to separate melodies from text for artistic endeavors? Can chant play the same role of promulgating the

Dharma that Buddhist music plays? Is there clear ownership over an oral tradition? How and by whom is that authority assigned?

As I endeavor to record interviews with and chants of Dharma Drum Mountain monastics, I am reminded of the impermanence of all things. I am more and more aware that even something as canonic as a sutra verse or a liturgical melody does not remain un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These mea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shift with time, space, and context. Surely there is a wa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liturgical chant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Buddhist chant – as innovative means, or as a vehicle, for the Dharma.

To this end, I imagine a choral concert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or even right here in Taiwan, where Christian Gregorian chants mingle with Buddhist liturgical chants to form a more diverse presentation of global religious thought. I can envision music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world of Buddhist scholarship through the gate of performance. By engaging in the songs and melodies of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the deep meanings of Buddhist text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ir experiential histories and part of their international lexicon. For some, this may lead to discipleship, for others mere intellectual curiosity, but for all, a greater awareness of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wisdom of Eastern religion and its attendant culture.

I am grateful for this transcendent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those striving to be masters of cultivation. And I am constantly awed by the sincerity and kindness of the nuns with whom I research. If there is anyone who would like to contact me to further discuss these topics of inquiry, I am your student! I hope to connect with many scholars of Buddhism, music, and liturgy.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reach out via email: reed.criddle@uvu.edu.

DILA's Winter Program Presents New Ideas

by Maggie Mitchell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 am a first year Master's student in the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 Canada, where I study Chinese Buddhism. I first becam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Buddhism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nd I enjoyed travelling to China and Japan as part of my studies. I attended the summer version of this program twice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nd this year I returned as a Masters student. I was fortunate to visit DILA this winter for



▲ Maggie (middle) at the conference.

the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Culture's Winter Program, and to visit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featured a conference, lecture series, and students' own presentations on their research. First, a two day conference on Chan and Dunhuang studies introduced the audience to a variety of ways to work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Dunhuang caves, and allowed some people to experience an academic confer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ree days of lecture series followed the conference, where we learned from professors Chen, Robson, and ter Haar about three very different subjects: the role of Buddhism in empire building, the potential dark side of medit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oral traditions in Buddhism. Finally, students presented their own work through short presentations. I enjoyed learning about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work and hearing advice from professors on each panel.

Seeing some familiar faces at DILA, and leaving the program with new friends, I feel that the greatest benefits of programs like these is the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my peers at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world, especially those in East Asia that I might not have had the chance to meet otherwise. The generosity of the staff, volunteers, and students made it possible for scholars and students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meet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Being Tickled by a Bhuti demon: Report of the 2017-2018 Winter Program

by Suzanne Burdorf (Ghent University)

I was very lucky to be one of the almost 130 young Buddhist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got the chance to meet each other against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Jinshan last January. Over the course of eight days we were treated with an intensive program including a conference, inspiring lectures by ver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on various topics, and with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about each other's research in a Young Scholar's Forum.

Professor Chen Jinhua showed us how Buddhism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ommercial networks, whereas Professor Barend ter Haar invited us to reconsider issues of orality and sound, quite fitting at a place named Dharma Drum Mountain, where, by the way, also an enormous Lotus Bell is installed – I happen to love bells...

From Professor James Robson we learned that meditation can confront one with quite difficult

situations. Beware, for example, of the Bhuti demon that, when you are trying so hard to reach insight, starts to tickle you below the armpits and calls: "Bhuti, Bhuti!" Professor Robson's lectures also offered a welcome counterweight to the countless uncritical success stories of the Mindfulness movement that became so fashionable in the West. Much food for thought!

Talking about food, when I took part in last year's winter program I already discovered that in DILA one



▲ Suzanne (the first one at right side) at the conference.

can expect only the utmost care. The institute's extremely kind volunteers did all they could to keep us well-fed, dry and warm. After long panel discussions, the hungry academics

hurried over to the dining hall for tasty vegetarian food and delicious deserts. One can only regret that we can't hire these great people to cater our own events in Ghent!